

端午的杨梅

林语尘

最常见的一种花色。林语尘 绘



有一位浙江兰溪的朋友，是个聊赠一枝春的风雅人。每逢初夏，常给我寄来新鲜下树的杨梅。

那果子真是好。大如鸡子，黑如火炭，灯下观之，莹莹如珊瑚珠攒成。漂洗时，沥下的水都是鲜红的。咬在嘴里，酸甜迸溅，带着时果特有的鲜。

“但苦隔远道，无由共衔觞。江北荷花开，江南杨梅熟。”这是李白的诗句。来自江南的杨梅，总是谈天的引子，寥寥几句对话，勾出故乡年景：这一年风日调和，果子又甜又鼓。这一年，没料到台风那么早，果树狼藉，农家血本无归。这一年雨水太足，将果子涨裂不少，人也难受，鞋袜生霉，床褥潮湿粘手。这一年，刚挂果时便下了好几场雨，以为不成了，幸而后头又是晴天多……

一年又一年，远方的晴雨，他乡的的人们，藉由一盘果子，而与我产生微小的关联。

第一年收到杨梅时，吃得停不住，最后才想起拍照留念，盘中却已不剩几个。便将果子搁在宣纸上，汁水洒出颜色，就着那几枚红印子，画了一枝蜀葵花。

我在福建没见过蜀葵。来到北京，发现每年初夏，绿地就蹿起好多一两米高的“电线杆子”，傲然指天，沿着杆子摊开巴掌大的绿叶。端午前后，杆子上半部分开出一串大花，或红或粉或白，每一朵都有碗大，很恣意。我对它印象很好，笔直亭亭的株形有硬朗感，开的花儿偏又娇艳。每当有人说高个儿姑娘很难可爱，我就甩出威尔·史密斯表情包：看看蜀葵，请。

当然，你要说它像村头电线杆，挂着扩音大喇叭，那也是像的。若是种得多，一大片开在那里，花心冲着一个方向的模样，又像一群伸长脖子张望的狐獴。多令人惊奇呀，静态的植物，居然也会有生动的神情。

到了7月，连下几场雨，蜀葵那高大的地上部分挂满雨水，脚下土壤又被泡松了，就头重脚轻，东倒西歪，喝高了一样，流露出潦倒气质。讲究些的公园绿地，这时就贴着地皮把杆子割了，让它结束今年观赏的使命，明年再长。若没人管，它歪倒在那里也继续开，整个夏天，花都零星不断。

大概这花在北方太好长、太常见了，俗名儿都很土，“端阳花”“大麦熟”，都是用花开的时节叫它。在北方住了几年，我也习惯了以这种花为时令标杆，蜀葵盛开，杨梅新市，夏天就真的到了。

友人的馈赠，使我一直留有“杨梅是江南水果”的印象。直到2020年，恰于暮春时节回了一趟闽南老家，上山进果园，才知道自己的老家也是出杨梅的地方。

说是“果园”，其实很勉强。一座山，草木为皮、泥土为肉、岩石是骨，那山活脱一副饿殍之相，土层极薄，处处青石嶙峋。上山路掩在荒草之中，时断时续，有些地方要翻过一人高的巨岩，才能找到下一段。这样的山，当然种不了粮食和蔬菜，别的果树也栽不成。唯有杨梅，竟生得极好，扎根在石缝那点沙土中，枝桠开展，倚石傍山，姿态天成。密叶深青油亮，满树果实，如缀珠玉——杨梅果初生时嫩绿，之后会先转橙黄，再变鲜红，然后红至发黑。因此一棵树上，青绿黄红乌，诸色兼备。佛经之中，极乐净土有七重行树，花叶作七宝之色。见到这挂果的杨梅，我醍醐灌顶，一瞬间悟了宝树是何模样。

杨梅耐贫瘠，是因为根部像大豆一样，有能固氮的根瘤。其中的共生菌类吸收大气中的氮，源源转化为养料，是以杨梅不仅能使荒山得到利用，还能变瘠土为沃壤。家乡有些公园，近年也在山坡上栽杨梅树，作绿化和改善土壤之用。吾乡杨梅，与江南之种又不同。果子不算大，成熟时颜色仍是红黑斑驳，并不均匀，但酸甜恰好。上市季节更比江南早了一月有余，远不到端午。老乡说民谣：“立夏杨梅红扑扑。”闽南语念出来，有跳跃押韵的语感，很可爱。

还跟果农学到了新词：杨梅生长过程中，表面的颗粒渐渐被汁水充盈，鼓起的那个阶段，被形象地叫作“起珠”。龙海最出名的杨梅产地叫“浮宫”，本是古代对水上营寨的称法。但从字面看，ing-place? A roof for when the slow dark hours begin. May not the darkness hide it from my face? You cannot miss that inn. Shall I meet other wayfarers at night?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. Then must I knock, or call when just in sight? They will not keep you standing at that door. Shall I find comfort, travel-sore and weak? Of labour you shall find the sum. Will there be beds for me and all who seek? Yea, beds for all who come.

上山

这条路曲曲弯弯一直伸到山巅？是的，一直通到顶。从这里到山顶要足足走一整天？朋友，起早暮晚才行。请问山顶上可有地方住下？黄昏里你会看到屋檐。会不会天黑了我不看清人家？你不会错过那小客栈。到晚上我能不能遇到旅伴？先出发我都能碰见。等我走到，该敲门还是呼喊？他们不会让你在户外站。要是我又累又酸，那里可舒坦？能消除你旅途劳顿。我有床位吗？大家都有被单？有哇，投宿的都能安顿。

这是一首哲理诗，写的是人死后被抬上山，一路上灵魂发出了一系列最后的拷问。“先出发的都能碰见”“投宿的都能安顿”是对死者灵魂的安慰。我后来又陆续读到了周老师翻译的其他英美诗人的作品，最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周译两卷本《狄金森诗抄》，据我所知，这是国内翻译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诗歌最全面的译本之一。狄金森虽然人生短暂，只活了56岁，但诗歌成就非同寻常，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，她一生写下了1775首诗歌，周老师翻译了大约五分之四以上。这是周老师长年累月孜孜矻矻辛勤劳作的结果。我记得周老师翻译了其中的数百首诗后，将译稿通过邮局寄给我，希望

多有神话的浪漫色彩啊——在有龙出没的东南碧海上，浮于波浪的宫殿中，珠宝般的杨梅，不正是龙颌下的宝珠吗？

从老家带了许多杨梅回去，饱食到牙齿酸软之余，我开始怂恿我爹往花盆里吐籽儿，想在自家也复制出一棵宝树。“种杨梅都是买树苗，没有用籽的！”老爹一边这么说，一边还是照做了。但半年过去，那个盆毫无动静，我想再播确实不成，便将此事抛诸脑后。

十个月后的某一天，老爹突然发来照片，杨梅籽发芽了！

我非常惊奇，因为那芽，跟我见过的杨梅树南辕北辙。杨梅树上的叶子，大多是倒披针形，边缘圆润，厚硬光亮如革。那幼芽却顶着几片细碎深裂的薄叶，像涮火锅的蒿子秆似的。“这真不是花盆里长的杂草？”我反复质问，老爹拨开一点土层让我看——幼芽脚边，还挂着圆溜溜的两片杨梅核呢。

我还是难以置信，在网上检索杨梅实生苗，结果，爹说不欺我，杨梅籽发出芽来，还真会长成这样。此后，举家关注着杨梅树的成长，老爹每隔几个月，就在家群里发几张照片。它一寸寸拔高，一片片长出小叶，从深裂，到浅裂，再到越来越浅的锯齿（参见右下二图，分别摄于2021年8月21日和2023年10月1日）。到我敲下这行文字时，杨梅已经两岁半，好像终于有了“长大成人”的决心，叶片接近成株的倒披针形，但叶缘还带着浅浅锯齿，一种稚气未脱。

资料说，杨梅幼苗时代，叶片形态变化极大，跟成年树截然不同。而它又是一种“童期”很长的果树，要经过好几年蜕变，才会稳定为我们熟悉的模样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我去食堂打饭时正好经历了一场“世界线收束”，从故乡风物，到故乡风物，最终，真正成为自身“见识”里的一页。



闽南龙海石头山上的杨梅



周林东老师翻译的《弗罗斯特抒情诗集》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该书责编顾真先生嘱我写一篇跋之类的文字，对周老师本人及其翻译成就略作介绍。《弗罗斯特抒情诗集》是我推荐给上海译文出版社的，选题经过出版社领导和专家讨论后得以通过，顾真先生的要求在情理之中，写这篇文章我责无旁贷。关于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弗罗斯特的生平和创作，普通读者只要在百度上稍事搜索就可知道，无须我多说。弗罗斯特诗歌的特点以及翻译的甘苦，周老师在译序里都有所交代，也不必我赘言。周老师的翻译质量如何应由读者诸君作出判断，我也不能随便作任何溢美夸饰之语。读者看了这篇文章也许会明白我对周老师及其翻译的基本态度。

序跋精粹

“我知道这位学生就在你们中间”

吴其尧

周老师在我大三时教了我们整整一年的翻译课，一学期英译汉，一学期汉译英。我们当时虽然手头有张培基先生编写的英汉互译教程，但周老师从来不用，他讲课有自己的一套体系，不妨说有自己的风格吧！他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讲述翻译方法和翻译心得，我们从中受益匪浅。他总是提醒我们要博采众长，不要拘泥于一家之说，所以教材只能作为参考之用。否则，眼光容易受到局限。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，我现在自己也在大学里做老师，讲授英美文学史，我也采用了周老师的做法，指定的教材仅供学生参考用，我自己另外准备讲义，尽量做到博采众长，以便拓宽学生视野。周老师很会讲课，常常能引发学生积极参与，师生之间互动频繁，教和学的效果相当不错。师生间经常会为一个词、一个句子或一段文章的理解争得面红耳赤，我们有时甚至故意把周老师的翻译贬得一无是处，以此取乐。而周老师却不以为意，始终面带微笑，实在忍受不了我们的调皮捣蛋，就说“果然是师不必贤于弟子，弟子不必不如师啊！”或者“这个我保留意见”。周老师的胸怀，对学生的宽容态度，也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
周老师上课时经常会引用名家名译，其中经常提到他所敬仰的黄雨石先生。我就是从周老师这里才知道黄雨石先生的。黄雨石先生又名黄受，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，师从钱锺书先生，据说是钱先生指导过的两个研究生之一，毕业后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，担任英文编辑。我后来得知黄先生本人就是著名翻译家，曾经翻译过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《众生之路》《黑暗深

笔会

Up-hill

Does the road wind up-hill all the way?
Yes, to the very end.
Will the day's journey take the whole long day?
From morn to night, my friend.
But is there for the night a rest-

印象。八十年代出版书籍非常困难，一般都要由作者或译者自己推销部分书籍，折算成稿费的一部分。周老师就把几十本《聪明误》译本摆放在学校食堂前的空地上，旁边竖一块牌子，上写“译者售书”四字。我去食堂打饭时正好经过周老师身边，向他打了声招呼，掏出五角钱说要买一本。周老师发现是自己的学生，没有收钱，当场送了我一本。我至今仍珍藏着这本书，每每翻看这本书，心中充满了美好的回忆。周老师还译过美国哲学教授Perry Gresham的诗歌，结集成《金苹果》和《鸟儿讲哲学》，译笔精准老到，读来令人开怀，精彩之处不由人不会心一笑。不过，我印象中这两部译诗都没有正式出版，我的书架上的是周老师送我的打印稿。

周老师给人的印象始终是那么温文尔雅，他实在称得上是一位既爱西学、精通西学又保留了中国传统文人为人处世方式的谦谦君子。作为老师，他从来都不居高临下、颐指气使，总是平等对待所有学生，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不同意见，只要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。即使学生的意见有些偏激，他也不会拿出师尊那套一套来对付。所以，他同历届学生都相处得很好，学生们都很尊敬他。有一次，周老师和家人、朋友一起在饭店里吃饭，一个学生迎上前来与他打招呼，寒暄之后，学生悄悄地将饭钱付了。周老师不认识这个学生，而且至今还不知道这个学生姓甚名谁。学生的举动让周老师十分感动，他曾在几次在学生聚会上提及此事，每次都会幽默地说：“我知道这位学生就在你们中间。”

周老师提起自己大学时代的老师来总是满怀深情。我有一次去他家里看他，他谈到在杭州大学读书时的几位恩师，眼中充满了感激之情，说到动情处眼中闪烁着泪花。他特别提到了后来从杭州大学调到北京师范大学的郑儒铨先生，对郑先生的学识和才华钦佩不已，还特地拿出一页郑先生当年送给他的手稿供我欣赏。郑儒铨先生学贯中西，曾参加过《毛泽东选集》的英译工作，钱锺书先生对他十分赞赏，几次跟在北师大工作的女儿钱瑛提及郑先生，说他的英文真好。我在上海书评上读到徐自豪先生写的关于郑儒铨先生的文章，把文章寄给了周老师，老师马上写了一篇深情回忆郑先生的文章《郑儒铨先生二三事》。我把文章转给《文汇报》的编辑陆灏先生，陆先生看后表示认可，就在“笔会”上发表了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，相信您一定会有所获益的。